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二十四、古洞藏凶小俠被困

旺子瞥見凶猿四爪飛舞，口中只慘嗥了一聲，五件暗器全數打中，知其不死必受重傷，還未看出凶猿下身被馬咬住。因將撲到身上，忙又一掌打向一旁。那馬也知凶猿厲害，見其往旁翻倒，就勢把頭一抬，甩將出去，就這樣仍帶出十多丈方始甩落，跌向積雪堆中。旺子見那凶猿仰翻地上，想起來勢那等猛惡，也頗膽寒。正料所遇全是怪物，小的已死，大的也似受傷，不曾追來，以為事情過去，業已脫險，馬還狂奔不止，再有兩三丈便可衝出山口，方想喊它回去，猛又覺著一股急風當頭壓倒，不禁大驚，自知不妙，想要回手撐拒，已自無及，敵人來勢竟比閃電還快。

當時只覺身上一緊，好似上了一道鐵箍夾板，連人帶雙臂立被束緊，休想掙扎分毫。同時坐下馬也似知道厲害，奮身一躍，旺子便連敵人一齊離馬而起，驚慌百忙中覺著敵人是想用腿將馬夾住，心中恨極，用足平生之力一挺，兩腿用力朝後蹬去，腳後跟恰巧踢中敵人的迎面骨。

旺子生來力大，情急拼命，用足全力，敵人不料他身手如此靈活多力，自然有些負痛，怒吼了一聲，兩腿恰巧一鬆，旺子雖被擒下馬來，馬卻全仗此舉逃走，連行李帶鏢囊一齊帶走。

旺子背朝後面，看不清敵人面目，只覺那是一個週身有毛的人。眼望前面小花雲豹翻蹄亮掌，月光之下宛如飛星過渡，連頭也未回便自落荒逃去，與平日所聞相助對敵之言不符，好似驚慌已極，接連兩次掙扎均未如願。身後敵人一面搶了旺子往谷中狂奔，口中連聲低嘯，怒吼發威，兇暴已極。

這時旺子連兩眼也被夾緊，反正不能脫身，再一對面，看出那是一個瘦長微駝的敵人，只是穿了一身翻毛皮衣褲，頭戴皮帽，連臉遮住，兇惡異常，想起郭氏弟兄之言，便不再強。

暗忖：前遇卜老人所穿衣服也和怪人一樣，但是身材較矮，與這廝不同，也許谷中人都是這樣打扮。這廝便是所說惡賊，否則哪有這樣厲害。

正在尋思，忽見兩個少年男女飛馳而來，剛一見面，怪人便向其暴跳，問：「你們往哪裡去了？小狗和馬刁滑已極，差一點沒吃他虧。長臂兒已為所殺。這東西近年不大聽活，常時偷偷出外，顯露形跡，差一點被人看破，便是今夜不死，早晚也必殺它。此馬逃走實是可慮，你們早來片刻，哪有此事？還不快將猿屍連我那走路傢伙快些尋回，立在這裡想等死麼？」

少年好似怕極那怪人，諾諾連聲，飛馳而去。女的生得長身玉立，年約二十多歲，雪月交輝之下，又穿著一身緊身白毛皮衣，看去越顯光豔，不像怪人皮毛太長，刺蝟也似，人並不胖，穿得卻極臃腫。少年男女雖然戴有風帽，面目均露在外，看得逼真。

旺子正想罵他幾句，少女忽然冷笑道：「老鬼，你說誰等死呢？」

怪人見她發怒，立時改口笑道：「我未說你，說的是他，何苦多心生氣呢？」

旺子剛聽出怪人口音忽變，甚是溫和，與方才暴跳怒吼形同野獸迥乎不同，口音也和杜霜虹那樣的南方人相像。心想：此時落他手內，罵也無用，平白吃苦，且等到時再說。

剛把氣沉住，暗想主意，忽聽少女怒吼道：「他是我的哥哥，你這死不要臉的老鬼，想拿師長架子欺他嚇他，我先和你拼命。」

說完叭的一掌打向怪人臉上。旺子聽出雙方師徒以小犯上，怪人這樣兇惡，少女又有拼命的話，雙方一起爭鬥，便可乘機脫險。

誰知那麼兇暴的怪人，吃少女打了一掌，竟和沒事人一般，反而伸手挽了少女，賠笑說道：「看你面上，我不和他計較就是。我自聽你上次一說，從未說他一句重話。本不會發脾氣，只為他來慢了一步，將馬放走，一個不巧，此馬尋來主人，便是一場大禍，心裡真急，才說了他兩句，你這樣生氣作什？」

少女怒喝：「放屁！照你近年所為，哪一樣不是倒行逆施，真要怕人，也不這樣作惡了。」

旺子心方一動，少年業用怪人銀杖挑了猿屍飛馳趕來。

前兩敵人本是邊說邊走，少年一到便說：「死猿身旁發現腳印，好似有人走過，先未留意，後來俯身去挑猿屍，方始看出那腳印有好幾處，但不相連，也看不出在前在後。雪停不久便有人來，腳印只有猿屍身旁一處最深，餘均極淺，不用師父夜行燈決看不出，還望留意，這娃兒恐有同黨。」

說完，剛聽怪人「噫」了一聲，意似有點驚疑，猛覺眼前一暗，原來道旁滿堆積雪的危崖後面，有一兩抱粗的古樹，後面有一裂縫，敵人忽同鑽將進去。到了裡面，身子忽又往下一沉，便同落了下去。上半光景昏暗，腳底卻有光影閃動，轉眼到地。怪人忽從壁上取下一根長索，將人綁好。那索看去只有拇指粗細，但是堅韌非常。

旺子機警，見少女幫助捆綁，表面不強，暗中用力，假裝垂頭喪氣，微微繃緊，跟著便被敵人提了進去。由一高低曲折、每隔二三十步懸著一盞昏燈的甬道中走進，也不知走了多遠，前途忽轉黑暗，高高低低路更難行，中間還要跨越過好些鐘乳山石。少年取出身邊火筒當先照路，怪人提了自己和少女並肩同行。

到了盡頭石壁，少年伸手壁上拉了一下，隨聽鈴響，跟著一片轟隆之聲，石壁往旁移開，現出一洞，只有半人多高，隨同三個敵人剛剛鑽進，又到盡頭。少年喊了一聲，前面黑影動處忽然大放光明。原來盡頭處懸著一面黑色厚幕，剛剛挑起，等到裡面一看，只覺珠光寶氣，耀眼難睜。

石洞高大，陳設富麗，比昔年所見張莊的書房還要華麗得多。又轉兩個彎，方覺所過之處，雖是山腹石室，經過敵人多年佈置，非但到處錦繡紛羅，陳設珍異，並還生有壁爐盆火，火簇熊熊，溫暖如春。

沒有多時，身上便出了汗，方想：這樣暖熱的所在，週身被他綁緊，豈不熱得難受？似此兇惡之徒，虎狼不如，好說歹說俱無用處，不如忍氣為高，以免吃那眼前苦頭，話到口邊剛剛忍住。

前途光景又黑又暗，那些華美精緻的洞室業已走過十來處，最後現出一條只容兩人並行，和入口差不多的甬道，地勢比較平坦，但越往地勢越低，光景越暗，盡頭還有一道石級，剛走下不到一半，俯視腳底是一洞穴，黑沉沉的，當中洞頂懸著一盞昏燈，離地大高，也看不出多深多大。

右側壁上也有兩盞昏燈高掛，隱約現出兩處小洞，昏燈影裡好似入口裝有鐵柵，氣象甚是陰森淒涼。忽然一陣陰風由腳底吹上，隱隱帶有一股血腥氣味，冷氣侵肌，令人毛豎，把方才身上的熱氣消了一個乾淨，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。料知下面必是囚牢。此行兇多吉少，決無生路。

回顧怪人不知何時走去，只由少年挾著自己，少女隨在身旁，二人一路低聲說笑，並未理會自己。靜心一聽，所說都是日常飲食起居不相干的閒話，再不便是師父近來膽子越大，越發任性，實在可慮等語，沒有談到一句正文。

旺子正想此女似和仇敵貌合神離，且等到了牢內拿話試探，再打主意。忽見少女說了兩句，沒有聽清，台階已快走完了，業已望見洞底。

少女忽令少年把旺子放向一旁，低聲說道：「你真看輕了他，這老鬼屬曹操的，我二人一路，又帶著一個敵人，他非跟來不可。我料他將這娃兒囚禁起來，暫時不殺，必有用意，也許又和那年救你一樣，換上一副面目，由秘徑繞往下面做好人呢。他對你兄妹業已生疑，其實事情冤枉。事已至此，老的那樣固執，就有人肯幫忙，也是無法，就他能夠放過，離開老鬼又往哪裡去呢？」

少年驚道：「師父雖然表面陰柔，內裡剛復自用，兇暴自私。這十多年中共總收了六個門人，內中四個均因犯規犯忌，或是膽小逃走，做了他的口中之食，如今就只剩我兄妹兩個，他又那樣愛你，就看我不得，也必看你情面，哪有此事，你太多心了。」

少女忽似有什警覺，改口冷笑道：「你哪曉得，這老鬼實在氣人，我已失身於他，哪有背叛之理？只為他近來好好安樂日子不過，偏要冒險，出外惹事樹敵，每次攜來童男女，我看人家死得太慘，不肯幫兇，不合明言避開。他因所行所為我都知道，便疑心我和那四人一樣，想要棄他而去，也不想，我一年輕女子，他那許多仇敵也都是我們的對頭，人生地不熟，哪裡是我投奔之處。」

「這些日來我對於師娘還和以前一樣，對這老不正經的師父卻是一絲不讓。方才因他罵人毫無道理，我們根本不知今夜對頭要來，等人馬由上面過去，聽他招呼，方始得知。這樣快馬，又是冰天雪地，奇冷徹骨，我們不比那該萬死的畜牲，到底是人，怎追得上。」

「他自家近來年老力弱，連一匹馬都擒不住，被他放逃，卻拿我們發威出氣。經我怒問，又說對你不是對我，恨到極處，忍不住打了他一嘴巴。他雖不曾發那凶性，仍以好言安慰，我知老鬼笑裡藏刀，反覆無常，往日雖然對他倔強，沒有今夜這樣無理，一個不巧就許生出惡念，性命難保。」

「好在我已橫了心，這樣人生活也無趣。以前還說為了老爹，只要真心相愛，也還不去說他。沒料到他連我也疑心起來，早晚是死，索性拼命。休說對我打罵行兇，只要欺你太甚，也必和他拼命，自殺都可，決不受那惡氣。」

旺子本來細心，此時身在患難之中，自知難活，回憶張莊石牢被困之事，反倒有些膽大心定，始終一言不發，仔細觀察。見這兄妹兩人語聲雖低，一個慷慨激烈，一個似恐妹子恃寵而驕，觸怒敵人，一同受害，不住婉言勸告，始而各說各的，少女一任乃兄力勸，照樣說之不已，方覺前後的話好些矛盾，語聲也比前稍高，自己橫在她的腳旁，也無絲毫顧忌。

跟著聽出少女還在怨望悲憤非常，少年口風忽轉，彷彿妹子不聽他話，也生了氣，一面規勸，並代敵人解釋，力言：「我們每日享受遠勝王侯，師父對你那樣憐愛，他這人何等機警明白，料事如神，你真心對他，斷無不知之理，不能為了近來他因心中有事，人不高興，容易發怒，便生疑心。照你這樣，人前背後辭色不遜，早晚弄假成真，激出事來，害了自己，還要連累全家，那是何苦？」

少女冷笑怒道：「我決不逃，也決不受人的氣。休看我和他沒有明媒正娶，既是同床共枕，總算敵體，我並不嫌他老，又無過錯，對我母家的人便應格外看重。他自己虧心，卻想殺雞嚇狗，拿你示威，決辦不到，情願死了乾淨。你如怕受連累，幾時他只對我再說一句錯話，或對你們行兇發威，我便以死明心，自殺在他面前，叫他以後想起悔恨也是好的。」

少年好似攔她不住，恐其越說氣越盛，話也越深，被人聽見惹出事來，連說：「耽擱時久，恐師父尋來，又生誤會，且將這小狗送往牢內，辦完正事，明早再說也是一樣。」

說罷，揀了自己當先往下走去。中間曾見少女暗中拉了乃兄一下。這一段並無人跡，不知二人是何用意。

這裡景象如此陰森淒厲，牢內不知還有多麼可怕。忽聽一聲悲呻由側面洞角隱隱傳來，彷彿苦痛已極，人也走到下面牢門洞外。少年開鎖入內，見那牢洞形如穹頂，半方半圓，寬只兩丈，高達十丈以上，四面都是又堅又厚的崖壁，彷彿整座山腹挖空而成。

除入口半人高的鐵柵門人須俯身而進外，靠裡兩面洞角各有一條裂縫，一寬尺許，另一面寬還不滿一尺，人須側身貼壁擠將過去。內裡似有微光閃動，離地三丈橫著兩根鐵樁，地上埋著一根粗鐵樁。

兄妹二人先打手勢，少女忽然笑道：「我今夜真氣得心痛，懶得上去，再說那等慘酷情景也看不慣。這娃兒小小年紀，無緣無故半夜三更來此送命，也許還不知為了何事，也真可憐。不是怕你膽怯，又被師父辱罵，我也不會跟來。反正這娃兒逃走不脫，原路無法逃走，東夾縫內又是石牢，他如前往，嚇也把他嚇死。」

「依我本心，連綁繩都可解掉，叫他死前鬆動鬆動，長點見識，去投人生，省得下一世又做冒失鬼也是好事。但恐師父又怪我心腸太軟，不敢做主。好在來時沒有明令吩咐，就便宜他一點，綁在樁上吧。」

旺子見那少女口中說話，暗朝自己使了一個眼色，又朝西夾縫一指，再朝胸前拍了一拍，比了兩個手勢。

話還不曾聽完，東夾縫那面又接連兩次慘哼悲嘯之聲，比起前聞還要淒厲。古洞陰森，昏燈搖搖，照得人影幢幢，宛如鬼魅，看去已使人心寒膽悸，再聽這類垂死的哀鳴，那血腥氣又一股接一股由東壁角夾縫中隨同那股陰冷之氣不時傳來，當時毛根欲豎，如臨鬼域，由不得生出一種恐怖之感。

方想：這條小命決保不住。這兄妹二人還有一點人心，少女所比手勢，似令自己留心，將膽放大，只未了所比兩個手勢不知何意。這裡沒有別人，他兄妹好似同一心意，並不避諱，為何這樣掩掩藏藏，使人不解。明說出來，我也感激。

正打算用話試探，少女話恰說完，忽聽離地兩丈來高的崖壁上面怪聲怪氣有人回答道：「心肝兒，你說得對，我已知你心意，要如何就如何，反正小狗已入天羅地網，誰也救他不走，只你願意，任憑做主便了。」

旺子仰望上面，昏燈影裡有一拳大小洞，敵人語聲便由內裡隱隱傳來，若遠若近，淒厲刺耳，知是怪人所發，但比初遇之時還要難聽得多。方想，這麼厚的石壁，來路和門外均未見人影，這兩兄妹的言動和背後之言怪人怎會知道？難怪少女只打手勢，不肯明言，且喜不曾冒失，否則豈不連累好人？

抬頭一看，少女似因旺子不曾開口，面有喜容，先用手指朝小口上一按，意似噤聲，再仰面怒答道：「該死老鬼，無緣無故嚇我一跳，只說方才那點心還未吃完，便自追出，事情已完，不會跟來，你還是這樣瞎疑心，真個氣人。你叫我隨便做主，我還沒有那大膽子呢。」

「這娃兒雖然年幼，看他神色鎮靜，被擒之後一言不發，又能騎那花馬，分明是你強敵門下無疑。這樣大雪深夜犯險來此，十九奉有師命，為了月初頭那一件事，來此窺探也未可知。我料他人小膽大，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，如其大意將他鬆開，萬一有什變故，你又怪我偏向對頭，我才不上你的當呢。」

邊說邊喊：「哥哥，還是將他綁在鐵樁上面放心得多。」

少年正要動手，牆上小洞又在答話，笑說：「小心肝，我真拿你無法，樣樣依你，還不消氣，要我怎麼樣呢？我向來說話算數，就是鬆開逃走，也與你兄妹無干，總好了吧。」

少女方始笑答：「我知你這個老不要臉的，此時專想討我喜歡，別的一概不論。你雖這樣說法，我卻不能過於疏忽，萬一發生變故，你不必說，我兩兄妹一樣難逃公道，不能為了負氣便誤正事。不過這娃兒死得可憐，在來意未問明以前少給他吃點苦頭，免我想起他那受罪慘狀又做怪夢。」

「底下由你下那毒手，我眼不見，心不煩，只請事完五日之內不要到我房裡來，免我想起噁心，你不怪我膽小懦弱，就足感盛情了。實不相瞞，你平日老是那麼滿臉笑容，又生就一隻巧嘴，彷彿又誠懇，又謙和，又明白道理，甜得使人不願離開，做夢也想不到本相那等兇殘。」

「我嫁你雖是受逼，一半也是出於自願，否則我性子烈，你所深知，情願一死，也決不從，怎會對你那好？若非你近來野性復發，常時出外傷人不算，還攜些回來，當面殘殺，我見不慣這樣殘忍行為，又恐好端端的惹出滅門之禍，每一想起心驚膽跳，實在難耐，也不會對你常時負氣了。」

旺子見她口中說笑，面上卻帶悲憤之容，一面指了指上面，指了指自己，再將手連搖，又比了兩個手勢，與前相同，忽然有些醒悟，忙將頭一點，少女立現喜容，少年卻是膽小異常，神情惶急，擋在少女旁邊，將面朝外，彷彿怕人窺探了去，一面又朝少女連打手勢，令其謹慎。直到雙方把話說完，故意埋怨說：「妹子不應這樣無禮。」兄妹二人幾乎爭吵起來。

旺子見他二人故意把聲放低，一面眨著眼睛，知是假裝，心想：二人乃那禽獸不如的惡賊門下，聽口氣業已相隨多年，女的又被強迫為妾，所害的人不知多少，隔壁洞內還有被他殘害正在掙命悲號的可憐人，為何對我一人這樣關切？恩師常說，人心難測，莫要另有用意，中了他的詭計。有心問話，防萬一把話說僵，連累好人，決計靜以觀變，便不開口。

少年兄妹因牆上話完，沒有再說，便走過來，女的仍打手勢，朝鐵樁和牆上連指。男的故意怒喝：「你這小狗，雪夜三更，闖的是什麼魂，無緣無故自投羅網，如今只有一線生機，萬一有人問你，如能直話直說，也許還能保得活命，否則，隔壁的人便是你的榜樣。此地深藏山腹之下，任你天大本領，插翅難逃，且看你的運氣吧。」

旺子早看出少女所指之處，乃是牆上釘的兩個業已生鏽的鐵鉤，一鉤已斷，只有一個還好，看去十分尖銳，約有手指粗細。鐵樁上面也有幾個鉤環，但都鈍角，沒有壁上鋒利，說到「生機」二字，並在暗中搖頭，表示斷無此望。

正以為是想自己用那鐵鉤磨斷綁索，忽聽少女接口笑道：「你這廝人小膽大，問話不答，朝我瞪眼有什麼用處？我哥哥說的是好話，這類特製綁索休看它細，刀斧都難斬斷。你看牆上斷鉤有何用處，早息妄念，也許多活兩天，少吃許多苦頭。料你小小年紀，決不會什麼鎖身縮骨之法，就你能夠脫綁而出，鐵門之外，方才下來的洞頂上面還有鐵蓋，到處均有機關，不等逃到前面已被砸成肉醬，連屍首也保不住了。」

旺子見她老恐自己還不明白，比了又比，意甚關切，仇敵詭詐非常，對方神情不似虛假，更恐累他二人受罪，一面把頭連點，眼睛一眨，故意怒喝道：「你兩個不要發威，欺人太甚，我已忍耐多時，非要逼我罵你不成？實不相瞞，今日只敢動我一根毫髮，老鬼全家休想活命。」

「我不過生來膽大，心想卜老前輩那高本領，怎會被人陰謀暗算，我又佩服他的本領，早想乘機拜望，特意偷了樊師叔的小花雲豹，背了師父，來此察看真假。本意去往古廟尋他詢問，不料狗賊死不要臉，自己便是畜牲不如，又帶了一個畜牲伏在崖上，兩次暗算。」

「那孽畜剛一照面便被我打死，也是他小祖宗一時疏忽，以為狗賊中了小爺暗器，微一疏忽，被他後面掩來，將我擒住，卻不想我今日走時露了口風，不知哪兩位師叔跟將下來，想是恨我膽大輕敵，想借狗賊的手嚇我一跳，你們當我膽小麼？」

說時，室中三人對立地上，旺子面朝鐵柵，瞥見門外似有人影一閃而過，便朝少女把嘴一努，跟著喝罵下去。

少女原極機警，見狀會意，更不回顧，大怒喝道：「你這小狗竟敢不知好歹，我向來不打下落水狗，說出去的話也沒有不算，如再將你吊起，顯我言而無信，我先叫你吃點現成苦頭！」

說罷過去揚手一掌，底下又是一腳。旺子見她來勢雖極兇惡，動作極快，但是打在身上一點不痛，知其故意裝腔，暗忖：此女真會做作，看這意思敵人業已眾叛親離，想是本領太高，兇惡殘忍大甚，人還不敢公然背叛。

現在處境雖極危險，幸而花雲豹業已逃走，此馬靈慧非常，必往求救無疑，只要能夠拖上幾天，不把性命送掉，決可脫險無疑，便厲聲怒喝：「你們休得仗勢欺人，小爺如今被綁在此，你便將我打死也不體面。是好的放我起身，將你們兵器取來，哪怕你兩兄妹打我一個也不妨事，好歹使我心服口服，死而無怨。再要仗勢欺人，我就拚受恩師責罰，不問是男是女，隨口亂罵了。」

說時，少女雖被乃兄勸住，還在厲聲暴跳，喝罵不已。

旺子一面怒罵，暗中偷覷，門外忽有一人突然閃過，口中還低噓了一聲，方想：這裡賊黨真還不在少處，由進門到此，連男帶女，少說也有五六個狗男女，少年兄妹尚不在內，就這先後兩人的身法也決不是好惹，端的大意不得。萬一救兵來遲，還是兇險。

心正有些愁慮，少女忽然戟指怒罵道：「你這小狗不知好歹，少時叫你知厲害，本來容你不得，只為師父在喊我們前去，也許天色一明便要生吃你的腦子。」

還待往下說時，忽聽噓噓之聲由外傳來，東夾縫內慘號呻吟之聲也更淒厲，少年兄妹俱都面有悲切之容。少女話未說完，忽然把腳一頓，假裝憤極，咬牙切齒罵了兩句，便自轉身，急匆匆往外走出。回手將外面鐵柵鎖好，頭也未回便如飛馳去，彷彿有什麼急事發生情景。

旺子看她出門往東，隔不一會又從暗影中繞往西面，外面更是黑暗，本看不出，一則目力甚強，少女又是有心顯露，過時故意把腰間的刀劍拔出一段，然後走過，旺子也不知是什麼用意。用力一繃，身上綁索堅如鋼鐵，休想掙斷分毫。

先頗發急，打不起主意，幸而綁時業已把勁繃足，心想縮籠試他一試，只要脫出手來便好想法。正在盤算，忽聽西間屋內好似有人說話，想起少女方才示意，曾令注意西面，猛觸靈機，便不再動，索性倚牆而坐，靜心偷聽。

旺子也真機警，稍微警覺便不再動，洞中石壁又是天然傳聲，這一靠牆竟聽了一個清楚。除少年兄妹外，另外還有一個老年人，說著一種前所未聞的外鄉土話，聲低而濁，舌音含混，一個字也聽不出。少年對於那人好似十分恭敬，聲甚細微，只少女一人語聲時高時低，似在爭論，方覺另一個不是怪人口音。照梁五和郭氏弟兄前後所說，這裡仇敵，暗算卜老人的只有一兩個，聽這三人問答口氣，老的一個明是他們師長，首腦人物想必尚多，這多有本領的兇人，非但逃走艱難，便是各位師長能夠趕來，似此隱秘深險的山腹古洞，想要除他也非容易。

正在尋思，忽然聽出對方大意，似在爭論自己死活。少女力說，殺一小娃原是常事，但他背後師長個個厲害，方才又有人同來，我們尚未發現。二位師娘剛剛帶了靈犬出外搜索，好歹也應查明所說真假。哥哥所見雪中腳印到底是誰，過上幾日沒有動靜，再作打算。那老的只笑了一聲，底下均是少年男女相對說話，聽不清楚。隔不一會，語聲忽止。

旺子被困在這形似地獄的虎穴之中，如換旁人早已心寒膽落，嚇個半死，除卻任聽宰割，哪裡還有主意。旺子卻是不然，上來也頗有點膽怯，覺那山腹古洞深藏之地，與外隔絕，比張家石牢兇險隱秘十倍不止。敵人如此厲害，便是鴛鴦雙翅也難飛將出去，分明生機已絕，想要逃走難如登天。

仗著天性強毅，雖也作那萬一打算，並無把握。後來一想，反正是死，這等死法太不值得，把心一橫，膽氣立壯。同時看出，少年男女大有救他之意，越發心寬了些。人去之後，便以全神貫注，耳目並用，時刻都未鬆懈，一面聽著西隔壁的語聲，目光卻注視鐵柵外面。剛聽出隔壁老人似已走開，忽然瞥見外面有了輕微腳步之聲，恐被敵人看出破綻，立將兩眼一闔，假裝睡去。

隨聽落鎖，有人走進，步履頗重，到了身前，連喊：「小娃醒來，這是什麼地方，竟能睡熟！說也可憐，一個無知幼童，哪裡吃過這樣苦頭，還不快些醒來。」

同時，又有一人來推，睜眼一看，推他的正是少年，手正觸到腰間，方恐仇敵看破，將三折鉤連槍搜去，少年似已警覺，面有驚容。

身後還有一個瘦長微駝的老人，除一雙三角眼隱藏詭詐，不似正人，貌相神情卻甚和善，一臉笑容，口氣也極安詳柔和。頭戴一頂爛皮暖帽，內穿綢面狐裘，外面套上一件狐皮斗篷，腳底一雙厚棉鞋，看去十分怕冷，像個富翁，又像斯文中人，所說口音彷彿哪裡聽過。把旺子喊醒，說了好些可憐同情的話，便命解綁。

少年先裝不敢，老人笑說：「無妨，你師父怪你，叫他問我好了。此人師長都是我的好友，我如早來一步，也不會吃這許多苦頭。我是怕冷，不願動手，你師父外出未歸，你如不敢做主，由我來放也可，莫非我和你師父的交情，這點面子還沒有麼？」

少年口中雖答不敢，人卻擋在老人前面，聞言忙答：「既是太師叔做主，哪有不遵之理？不過師父性暴，見時須說你老人家親手放的。」邊說邊將綁繩解開。

老人忽喊：「且慢！」少年立時停手。

旺子腿上手繩業已解去，少年又想再捆，老人笑說：「無須。」轉問旺子道：「我和雙方都有交情，都是多年朋友，只為一時誤會，幾乎成仇。我們交好在前，特意前來和解。我雖放你起來，暫時還不能放你出去，你卻要安穩一點。聽說你小小年紀，打得

一手好暗器，可是你被擒時空身一人，你那鏢囊好像掛在馬鞍旁邊，業已被馬帶走。

「如今你是一隻空手，這類兇器還有沒有，也要明言。否則，手上綁索還不能去掉呢。這東西越綁越緊，除會縮骨法不能脫出，雙手背綁，飲食行動俱都不便。我素不勉強人，不好意思搜你身上。雖有人說你被綁時手無兵器，暗器似已打光，到底還有沒有，卻要明言呢。」

旺子先見那人辭色誠懇，少年又是那樣稱呼，所說的話除未幾句外全都那麼委婉中聽，惟恐真是師長舊交，心已有些搖動。快要聽完，猛想起此人口音正與初被擒時怪人朝少女勸說的口音相似，只是更加溫和了些。回憶少女手勢，恍然大悟，少女用意也全明白過來，知道面前立的便是方才所遇怪人，換了裝束口音來此鬧鬼，反正是些陰謀毒計，決無好意。

始而氣往上撞，想把這帶著兩副面具的兇人給他叫破，繼一想，身落虎口，這廝此時假裝斯文，方才被他擒住，本領氣力極大，業已嘗過味道，何況這樣深的地下山洞，稍微抗拒，平白被其殘殺，豈不冤枉？與其這樣，還不如假意敷衍，等他放開手來：探明虛實，挨上兩天，救兵不到，然後相機行事，冷不防和他拼命，怎麼也不能白死，方為上策。

旺子念頭一轉，仰望對方，一雙隱蘊凶光的三角怪眼正注定在自己臉上，雖還帶有笑容，終掩不住剛剛收斂的凜厲神情。事情也巧，旺子的暗器袋本來掛在腰間，後在八里岡行時忽覺人和馬形影不離，所穿衣服又厚，掛在腰間顯得累贅，一時動念，隨便掛在馬鞍旁邊，試一取用，果然方便。

暗器種數又多，哪一樣也捨不得丟掉，尤其是那鋼丸和鐵鏢，手法最熟，也最心愛。做革囊時，萬山夫婦再三力勸，說這多東西合在一起，斤兩頗重，又佔地方，革囊雖有上下幾層，到底又重又大，並還招眼，誰也沒有這樣帶法。旺子偏不肯聽，只分了一些藏在腰間皮帶之內，還是太多，走到路上早覺累贅，經此一來輕鬆得多。

馬鞍又是馬主人特製，藏有各種扣拌短帶，均有用處，覺著法子甚好，一直不曾取下。本意獻出所藏，好使對方相信，又想，少時也許還要拼命，尤其那根鉤連槍不能落入敵手，看出仇敵笑裡藏刀，隱藏奸詐，先不答活，笑問：「你老人家貴姓呀？」

那人答說：「姓卜。」

旺子暗罵：你這驢日的老狗，知我來尋卜老前輩，想要騙我的話，不知你那老狐狸的尾巴早已現出，便那封信我也聽了郭氏弟兄的話，藏在王二嫂代制的皮衣夾層裡面，你便將我殺死，休想搜去。

心中恨毒，表面卻裝不知，就勢改口，故意驚道：「你便是卜老前輩麼？怪不得他們說，你和那怪人交好，袒護他多年，原來常在一起。各位師長聽說你在十天以前失蹤，當是狗強盜所害，正在準備約人，至多六七日內便要來此報仇，不料會在這裡作客。我因聽說卜老前輩本領驚人，內有兩位師長不信此事，力言憑你老人家的本領，怎會遭人毒手，特意背了師父來此窺探，一時粗心大意，會被驢日的狗強盜擒來。」

還待往下說時，老人忽然哈哈笑道：「你真人小膽大，不必說了，料你也逃不出去，這裡厲害也許還未知道，我因想為雙方和解，又見你年紀輕輕，慘殺可憐，特意賣此老臉，放你起來，你偏不說實話，這條綁索乃是人發、蛟筋中雜鋼絲麻經織成，刀斧所不能斷，想逃無用。」

「我去之後，東西兩夾弄均可隨意走動，如往東隔壁看出厲害，也許能夠悔悟，可往西夾壁另一石室之內等候。只肯助我為雙方解此仇怨，便可無事，否則，我和主人雖是至交，他那脾氣古怪，我也無能為力了。」

說罷轉告少年：「這娃兒雖不知好歹，到底年幼，可告他們按時送點吃的與他，你兄妹無須再來，我們走吧。」

說完轉身走去，少年緊隨在後，將手背在後面剛搖了兩搖，老人忽命往前鎖門，便搶先走了出去，跟著便聽落鎖之聲。